

史記論文

野侯書贊



# 史記論文 第三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聖子字  
賢聖二字亦  
頗倒作文法固奇而  
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即與壽夢欲  
傳季子事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  
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讓國是太伯家法  
已伏季子一段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  
仍歸到文王完正意序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  
吳太伯。自開一國不必藉太王之業不必待武王之  
封寫太伯自有聖賢經濟不特以讓國爲高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  
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又插入周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  
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又分出虞仲一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

疊鳩夷立。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彝蠻。此總前分事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完虞事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彝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前將吳世系一齊序完另作一結以後始入序事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車吳澤國也至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于中國。點一句直貫至黃池之會狎主齊盟也吳伐楚。此始知乘車一吳楚構怨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楚伐吳二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此其始也。吳伐楚一。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與太高王季札更。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立長而云攝創事寫來一恰。好正爲季子生色。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創兩字。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材願附于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一秋。吳伐楚。楚敗我師。一吳伐楚而敗。三四年晉平公初立。一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孝誠義曲折詳細一寫諸樊一段心事誠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乘便點出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與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插序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間接季子事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三句作三轉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一折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一直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一氣滾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三跌落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一詠嘆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立一句接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以德輔此。則盟主也。一氣滾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三句曲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句自鄙以下無譏焉。間一句變法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施筆

一歌大

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中頓

一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

不謔。近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

之所同也。連排十八句變法

見舞象箒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五字簡淨

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爲樂之至於斯意下四字驚嘆卽不圖

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三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反振

見舞招箒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觀。一錯落如貫珠○連排十九段雷同固非卽十分軒輊亦非妙筆此則逐段

連貫又逐段變化而句法不大相遠神情句句不同離之合之皆可成篇

豈非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一轉無邑與政。乃免於難。二轉齊國之政。

奇文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將有所歸。三轉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數語中轉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禦高之難。一去齊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二

政必及子。三層子爲政。慎以禮。四層數語中亦

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

一作四層佳甚

史鮑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一句。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一跌。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二跌。君在殯。而可以樂乎。三跌。數語。又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先出鐘聲。後出夫子至末。乃點出文子是倒法。而文子獲罪之故。竟不說出妙。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勉於難。一直下而中作三曲。前以十九段齊出手段。此又以五段各出剪裁。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一心許之佳應。前心知之。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間接慶封事。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一攻四十七年。楚伐吳。至雪婁。吳五十二年。楚復來伐。次于乾谿。楚師敗走。楚伐吳。六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一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一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弑君之下。卽接讓國。巢許不受天。下而犬豕貪其骨。餘可爲三嘆。季札

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爲公子光奪國張本。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一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一楚七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接入公子光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正破前後立字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一公子光事所以不著于伍子胥下也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一楚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一楚九初。楚邊邑卑梁。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一吳伐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一吳伐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一楚十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子光先出公後出客伍子胥欲襲王僚又進專諸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灘。一吳伐楚十一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之所言理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

專

所言勢也。口角一樣心事。一人是一樣。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只一句已盡不必多詞妙。

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寫得森嚴正不必羞者。數語矣。削之更勝於尤。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於匈。四字精緻是寫專諸乃刺客傳反刪去。遂殺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應季子來不吾廢語作數折俊甚。復命也。事生耕事間接退。哭僚墓也。哀死復位而待一命也。待天吳公子燭庸蓋餘二

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一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耕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一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吳伐楚

四年伐楚。取六與灊。

吳伐楚

五年伐越。敗

楚

之一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一伐

吳而敗

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

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

二子對曰

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廬從之。

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于漢水。吳伐楚十五

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

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尙何待焉。

語勁氣決

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弑

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

一伐楚入郢只略

寫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遣兵救楚。擊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一中國伐齊。伐魯。楚亦徙都。而吳楚之事。於是終矣。

吳伐楚十六蓋吳楚接壤。兵爭爲甚。此後夫差縱兵

寫

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雙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越寇秦。救繼以內變。寫得匆匆。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

入郢。

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

徙都。而吳楚之事。於是終矣。

十五年孔子相魯孔

子相魯提綱

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句呼。

句自剄。

只數字寫得勁盡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

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

三年乃報。越一先提報。初志之堅決。而歎後之不然也。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

習戰射。常以報。

越爲志。

又接寫一句以見其難

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

提明初志既堅父言在耳吳之

與越宜。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

國爲臣妾。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

之妃后緝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

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

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綸。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

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

引少康一段極其精神而說句踐處反只數語且

句踐爲人能辛苦。

只三字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皆在此內

今不滅後必悔之。

又繳一句吳王不聽聽太宰嚭

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一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

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所云能辛苦也。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只八字勁決。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句法兩而字。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畱畧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只略寫約之又約。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只序次吳越語他不及是吳世家體。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一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于橐臯。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頓住下插越伐吳事。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鹵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間接吳王正。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語簡練之妙趙鞅

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

兵歸國。

完會黃池事

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完

雙事間起

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

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

一楚滅陳

餘波楚事

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

卯越敗吳

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

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

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

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

又何其閑覽博物君子也。

齊魯十六世家俱於開國之後逐年逐事排列順序而開頭吳世家一篇卽用

變法將世系傳派一齊點過至吳王壽夢結住再起後乃序事實事原如此史

公趁勢另開生面也○季子觀樂一段句句變節節變分之各成一小篇合之

共成一大篇胚胎于左傳而史公又出剪裁所以更妙○弑王僚事入鄖事有

伍胥刺客二傳故亦只約略寫雖不如兩傳佳如皇后

自服布穀而諸夫人自御錦綺儉樸濃艷各自有體也

# 齊太公世家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先序世系俱傳聞語約略寫四或字相應。尚其後苗裔也。呂尚始接入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即姜氏入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呂尚貧時事只兩語寫奸字險甚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果遇妙有心無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事奇名亦奇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兩或曰突出奇峯正與上四或字相應寫得約略疑似一片俱以神行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一與立爲師。一鎖收上三段周西伯昌之脫羑里。竟接美事妙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

公爲本謀。束。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  
彘。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一。約略虛寫所云。頗上三毛。  
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  
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只。約誓詞。遂至盟  
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衆以爲可。武  
與太公作此太誓。一。太誓。倒點。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  
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衆以爲懼。太公勸。武王行兩處相照。十一年。  
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  
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尙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  
謀。居多。○結完文武師事。下乃入齊事。也。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上頓住封師。  
尙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  
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驩

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又從萊人註  
一筆極爲明晰

太公至國

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

太公及開國

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彝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

成王錫命兩爲大國。關合作兩層寫

都營丘。

又找一句完上建都  
爭國事。伏下遷都事。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壽百餘歲也。不是編年之年。○子丁自傳首至此序太公事是一篇。

公呂伋立丁公。卒于乙公。得立乙公。卒于癸公。慈母立癸公。卒于哀公。不辰立哀公。

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

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自此始定都臨菑○以上紀侯之譖至獻公徙都是一段。九年獻公

卒于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綱。二

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

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

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一綱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一提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一附見弑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一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一先序。裏襄公被弑事節節寫來。遙遙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紺無知秩服。無知怨。一襄公紺無知是第二節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一殺魯桓公是第三節。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一約令趣甚。往戍連管怨謀作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一連亂是第四節。

妹間襄公。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三百。一  
是第五節。彭生現恠。  
 是第六節。  
 弟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弟。弟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弟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弟先入。弟先入，卽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弟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一  
是第七節。弗攻無知。  
 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一  
是第八節。事相因。  
 而起節節相連，絕無間懈。而無知自立爲齊君。一  
以上釐公愛無知，一篇桓公元年倒提桓公。  
 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一  
接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  
 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因奔魯，遂管仲召忽傅之。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序，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因奔魯，遂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因魯女，并有寵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一  
插段追序去固錯。  
 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間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一  
雙起序。  
 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

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一邊正寫其遲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

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一邊補寫其急情事乃盡亦有高國內應。

故得先入立。又找還高國一筆絕無滲漏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

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甘心醢之。不然。

將圍魯。綻甚五字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頓住桓公之立。發兵

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

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

桓公從之。又插入補追序請管仲之故註明前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

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聞接管仲請囚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

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

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一乃實序先虛說後二年伐滅邾。邾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邾。邾無

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

盟。曹沫以七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首北面就

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一欲序桓公伯業先將小事序起以爲創伯初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句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一方欲序桓公匡周定伯極齊之盛而卽帶序龍聚焉爭王定伯亦何益哉令英雄之心冰冷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一伐山戎二○又特結一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一姜三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一定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句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閨房瑣瑣。簡勁。

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雙起一仄  
然比左傳序法簡淨

少乏采色。齊師進次于陘。詳得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好。簡得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簡得乃與屈完盟而去。一五伐楚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句覺句秋。齊伐陳。

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一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形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一會葵丘。七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句後句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一立晉君八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

有之。彝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一段伯業于此上起下吃緊有力。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桓公伯業卽借桓公口。中總序一遍。

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不必有之事。一只約略序。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平戎伯業餘威三十一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一公衰兆。桓四十一年。先提一句下序。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

三比法小變。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一四十三年。初齊桓

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如夫人字  
新惜爲人舊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先序得楚  
後逐段應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再提管仲卒一  
句以見管仲如在亂不至此也。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先補句是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歟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桓公子又總序一段作兩層寫○以上  
自桓公元年至此序桓公事是一篇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應前補序一筆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完爭一國事。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襄公卒。插入爲立太子故也七年。晉文

公立。一爲繼桓。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

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一應前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

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一十二年秦穆公卒。

一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

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

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一應前懿公四

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

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句戲。句職曰。斷足

子戎曰。奪妻者。只六字。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殺懿公車上棄竹

中而亡去。懿公之立。句驕。句民不附。應前附愛百姓。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

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應前避齊亂。故在衛。又註一句。應前三

關鎖。○以上送齊太子至此。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于北門。一晉序四公子結完前案。是一篇。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于北門。一晉

趙穿弑其君靈公。一附見弑君。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于惠公。惠公卒。

高國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衛。一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一句法新六年春。晉使郤克于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句歸。句請伐齊。晉侯弗許。伐齊事。作一頃。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一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伐齊事。又一作頓。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接間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焚將上軍。嬖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於鞌。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恐懼二字分斷。士卒也。願子忍之。遂復戰。句戰。句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絆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只一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約作數語。簡淨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命

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寧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又找兩段完伐齊事。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一又找頃公一段爲伐齊餘波○以上弑君自此序晉伐齊事是一篇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盈弑其君厲公。弑君附見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于鍾離。一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一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

朝歌。一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刪公答語淨崔杼怒。因其伐晉。接前事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又生出一層爲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寫得荒唐可笑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間接報怨事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三疊句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妙詞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刪平仲語只用簡法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忽接入慶封爲後殺崔杼張本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兩舍之相應法變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

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又一舍之相應奇文。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于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閒點慶封心事。又不說盡直貫至後。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讎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一敗也。句。結完欲其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接緊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一十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

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一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語俊逸

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

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約得簡淨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一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一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

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一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亦只約略寫

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一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于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一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

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寫景公心事曲折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如見是史公所長。何患無君乎。寫景公無可奈何。強忍支離字。字如見不知三寸管。何以體貼神妙至此。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

子荼爲太子。又頓住。見不知三寸管。何以體貼神妙至此。

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

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忽插入一歌。來得惝恍。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

事高國者。又頓住。序別事接。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僞

事高國者。又頓住。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

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

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

圉奔魯。一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緊。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

圉奔魯。一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緊。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

常之母乞接。

常之母乞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

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常之母乞接。大夫皆

當時情景如是。

大夫皆

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事已定後。又作一醉一誣。一怒悔。一恐五層寫當時情事。如是。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

當時情景如是。

大夫皆

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一句突然竟截住。大夫皆

當時情景如是。

大夫皆

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

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應前將盟立陽生。

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一。我兩句追至母賤無行○自燕姬適一子死至此立晏孺子立陽生是一篇悼公元年。齊伐魯。

取譴闡。初陽生亡在魯。

間接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鮪侯

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一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于軍門外三日。將從入海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

又追序遙

闢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

田成子憚之。驟顧于朝。

顧闢止也正見其憚之

御鞅言簡公曰。田闢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

子我夕。

子我卽闢止字

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

守者。得亡。

囚卽田逆遺酒

子我盟諸田于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

又追序

一節

使公孫

言。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

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

子行卽田逆字忽

稱名忽

稱字變法忽

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短句精神歷落。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先作一頓。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字字精綻如聞其聲。

餘波妙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應前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常田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以上自闕止有寵至此。田常弑簡公是一篇。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于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于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一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一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收完通篇卽以爲田敬仲妙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者多匿知。新字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前半說齊後說太公桓公

中世家之體與列傳不同。列傳止序一人。或數人故搏抗爲易。世家則於一篇之中。備有副筆。詳此則甚略。左國藻麗。此則簡法。故左氏序家眼。處共于下。千百年既以一國之事詳載。更或他國之事互入。不得不用簡法。故左氏序家列魯隱公而事通于子家者。當另換一副筆。淨局於編幅。不得不然也。故爲世家者。雖多諸子。下相故以另換一子。觀場隨人笑語也。○和一國弑君初立孔子。年序互見。以見秦本國爲事。爲經而他國之事。插入爲緯。中篇皆同。史公具又雖另作一大變也。以上通評齊魯燕等十事。六世插

## 魯周公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一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一起處卽用簡法。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牧誓虛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

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  
 留佐武王。一前事俱略序。周公封魯以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句是。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  
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質字妙以身代正在其內勝尙書功  
字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  
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兩折作對。乃命于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仍歸到先王今  
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亦兩折作對。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增兩句說得活現。於是乃卽三王而  
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疊妙。周公入賀武王曰。  
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  
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旣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  
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成王攝行政當國。攝政事先提一句。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伏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又註明一段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遙接不就封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一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彝而反。間接流言

應前天

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彝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一下未集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字

沙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旣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魏不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無居東事與書異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鶡號。王亦未

敢訓周公。一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

位。匍匐如畏然。

南面北面相對成文依  
卽辰朝音躬謹畏也

初成王少時。句周公乃自揔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

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一卽金縢居東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成王病及奔見楚事不經見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多士虛作母逸。母逸稱爲

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收作簡法

故昔在殷王

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

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

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一七十五年五十五年三十

中插多士數語。恐有脫悞。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周官官別其

宜。作立政。立政虛以便百姓。百姓說。一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一死以從成王成王讓以從文王奇。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一旬。若周公已卒。尚迎何人乎。恐有脫悞。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一此序周公事是一篇。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又找明一句。下卽趁勢追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彝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率師倒插章法之妙。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易。

伐之於盼。作盼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敬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

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簡句精緊六無  
敢弗敢相應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

伯禽事 一篇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

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五十年卒。

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

湢立。一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 提綱二十九年，周宣王卽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

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

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一反 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語雙收 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懿公

緊接兩

自魯公受  
一封至此序

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排語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古勁宣王愛戲至一此序廢立事是提一篇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綱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

湟立是爲惠公。

一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一

弑君附見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不言卽位是孔子春秋褒貶之文以爲魯人悞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虛序十一年冬公子揮詔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

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蕡氏。揮使人弑隱公于蕡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一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一。虛序三年。使揮迎婦於齊爲夫人。一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一十六年。會於曹。伐鄭。入厲公。一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句中想見慙恧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畱齊。不敢歸魯。一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一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人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簡句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一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于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一十五年。齊

桓公始霸。

齊事  
插序

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

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犩自牆

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犩。莊公聞之曰犩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班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姊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簡而盡句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班也。只一句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先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應前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又追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犩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犇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齕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

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追序陳送子申事。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子事追序季。慶父後爲孟氏也。并序孟子應前叔孫氏此三家之始。釐公元年。以汝陽鄼封季友。季友爲相。自莊公築臺至此序立班事是一篇。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一弑君附見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

一晉事插序。一爲其霸也。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一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一弑君附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鹽。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獲長翟事止此下乃追序長翟之事。如一初。宋武公之世。鄭矯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

傳附

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鄭聃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聃由是遂亡。附長翟事完十五年

事完

長翟

十五年

季文子使於晉

十八年

十八年

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一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僂。僂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僂。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一作一束 懿公僂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一。楚事十八年 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臺。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喪。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禦書

弑其君厲公。一弑君附見因晉悼公之立倒序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一子爲完上以文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二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卽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一弑君附見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爲君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卽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稠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一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一弑君附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句竟句因入魯問禮。

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鸕鷀來巢。公在乾侯。鸕鷀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左傳詳盡此用簡法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莊公同法  
請與齊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授氏之臣展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展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補一詳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先提句伏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句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齣。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于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

卒。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

語曲宛故易入齊景公從之無信應景公

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自鶴鵠來巢至此序三十一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斷兩語卽收勁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軫。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提綱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地侵。

而謝過。一應詳序此節稍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

此節稍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

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弑君附見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繪徵百牢於魯季康

此節稍

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誨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爲

此節稍

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

此節稍

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

此節稍

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此節稍

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越事插序二十七年春季康子

此節稍

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

此節稍

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

此節稍

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

此節稍

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此後不晉事卑于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

此後不

地有之一插序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

晉事

詳序矣

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此後不晉事卑于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

此後不

地有之一插序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

爲穆公。一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一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一康公九年卒。子匱立。是爲景公。一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一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一三十二年。平公卒。子賈立。是爲文公。一文公七年。楚懷王死於秦。一二十三年。文公卒。子聾立。是爲傾公。一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傾王東徙于陳。一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于卞邑。爲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以四折宕作

此篇純用編年簡法。以收羅遍盡爲妙。故詳序出色處。亦不多幾段。○孔子相魯。凡世家皆以之提綱。誠重之也。在宗國自應。詳序得無太略然。魯之爲魯。孔子之前數百年。孔子之後又數百年。自孔子卒後。不著事實。只一頓點。完以見孔子。不用魯年事。遂不可爲矣。此史公著眼處乎。○前序金縢事。多有錯悞。史公此篇似未曾著意。且中燕召公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後有南燕故其在成王時。

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一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

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

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己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

甘般。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於是召公乃說。一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

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

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一完召公事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

一略世系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提綱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

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一插入鄭事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

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列爲諸侯。提綱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

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一以魯隱提綱與春秋

合映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

年。齊桓公始霸。一桓事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穎爲周

插齊

王一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於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一公事插晉文三十一年秦師敗於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一插秦事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一插晉弑君事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一附見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世家提綱之外又間以秦穆公與吳王闔廬照映餘同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一插晉弑君事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一附見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

彊一

晉提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

是歲三晉

列爲諸侯

綱釐公三十年伐齊敗於林營

釐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一年

卒文公立

一

是歲

秦獻公卒

秦益彊

插秦

文公十九年

齊威王卒

插齊

二十八年

蘇秦始來見說文公

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

趙肅侯用之

因約六國爲從長

秦惠

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二十九年文公卒

太子立是爲易王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我

取十城

蘇秦說齊

使復歸燕十城

十年燕君爲王

蘇秦與燕文公夫人

私通懼誅乃說王

使齊爲反間

欲以亂齊

一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

燕噲既立

齊人殺蘇秦

蘇秦之在燕

與其相子之爲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

先閒中點出子之因

蘇代

一段大文

及蘇秦死

而齊宣王復用蘇代

一燕噲三年

與楚三晉攻秦

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

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于燕

燕王問曰

齊王奚如

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

何也

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

繳還

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

因遺蘇代百金

而聽其所使鹿毛壽

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

以其讓天下於許由

不受有讓天下之名

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

子之

史記論文

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大重。一頓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說古荒唐用三已而頓落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前云子之必不敢受而僞讓之也。此又云何極寫燕王愚悖之王臣作且解君將爲臣兮龍爲魚也國事皆決於子之。應前主斷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緝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句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

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趣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一。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於莒。乃立其子爲襄王。一。自此是一篇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一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一事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一插秦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燕喜無謚故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爲酒字奇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

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句對曰。不可。明不說燕王

怒。羣臣皆以爲可。不可可兩字相應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

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比前句更佳使者報而反攻之。不

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

功。王蹴之以足。引綬蹴足絕妙關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兩爲字更跌宕燕軍至宋子。趙使

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

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自此栗腹約歡至此是

一篇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

政初卽位。插秦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

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一年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插趙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擊之。取燕

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插秦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

卒。

趙事插秦

二十三年太子丹質于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鹵滅韓王安置穎川郡。

一

事插

秦

二十七年秦鹵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一

趙事

燕見秦且滅六

國。

數頂上

節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

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

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

東斬丹以獻秦。

三十年秦滅魏。

一

事插秦

三十三年秦拔遼東鹵燕王喜卒滅燕是

歲秦將王賁亦鹵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只就召

燕世家只羅列各傳記刪削簡淨集湊成篇只具大綱未及出色故成段者止子之相燕栗腹攻趙二事亦不曾著力寫而令蘇秦約從事荆軻刺秦王事不

過點次了局蓋既有各傳在則

世家職在提綱不得不如是也

## 管蔡世家

管叔鮮蔡叔度者雙提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武王兄弟獨於  
序出變法。管蔡世家。兄弟中又獨提發旦伯。一色考若不爲管蔡者奇。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一一句註明

管蔡者奇。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讎。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始歸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序十兄弟歸至管蔡必入本傳矣。偏又出叔旦振鐸等封邑以陪之。若周家總譜。不獨爲

者奇。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一乃單序蔡事。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承康叔冉載未得封一句。卽殷餘民帶出康叔卽康叔帶出季載。一併序完局法奇變。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索性將康叔冉季再案。陳一遍結完上案。蔡叔度既遷而死。本傳間接入。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

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一又承康叔季載補出五叔穿插奇妙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提綱諸侯多畔周。一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一提綱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提綱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一附見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請來伐我奇我。我求救于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鹵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一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鹵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

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  
插齊事  
 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插晉事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附見弑君

二十五年，秦穆公卒。插秦事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插楚事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插楚事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饌之。插楚事

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郊赦而自立，爲靈王。  
插楚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弑君附見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弑君附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  
 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弑君附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追序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

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畱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蔓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鰐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于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於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成侯四年。宋滅曹。一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附見十三年楚滅陳。插楚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一映主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

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

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前序兄弟十人已爲創格

後復序次十人應  
完前案章法奇妙

太史公曰。管叔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附十人於管蔡傳者以十人輔拂宗周正形管叔作亂之不類也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一綱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一綱三十六提

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一綱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一綱弑君附見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

其君殤公。及孔父。一弑君附見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一插齊事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邵陵。一插齊事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于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鹵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一插晉事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鹵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一弑君附見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一弑君附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一插宋衛事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一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一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一靖公四年卒。子伯陽。

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戎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鷹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作兩段四折

管蔡世家獨序兄弟十人串插變化前後照應世家中獨爲奇肆可爲序次碑譜之法餘亦不過點次世系序述簡淨而已○曹世家以國小事少益無所見長故附於此備員而已

### 陳杞世家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一之始得姓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一之始開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

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一序般夏略

不著至周復續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公卒。立中公子突。是爲孝

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當周厲王時。愼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

王奔于舞。提綱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卽位。一三十六年釐

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卽位。一夷公三年卒。弟

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提綱二十三年。平公

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

年。魯隱公初立。一提綱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一附見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一

弑君附見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一厲公二年。

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

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對句俊雅若在異國。必

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一簡畧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

亂厲公數如蔡。句淫句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遙接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註明一句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爲宣公。一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一挿楚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爲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禦寇素愛厲公子完。遙接完。憚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事作兩節寫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一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挿晉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一挿齊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一挿晉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弑君附見十一年。秦穆公卒。一事。挿秦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卽位。

事楚

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

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廡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自立事與他傳異 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殺好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

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

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

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忽閒點贊語變法 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

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郊敖。自立爲靈王。弑君附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畱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爲陳公一招之殺悼太子也追序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一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探續爲元奇創七年陳火一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一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一挿吳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畱之因卒吳

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潛公。一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

一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于

城父。時孔子在陳。一十五年。宋滅曹。插宋事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

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一二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提田常一句竟將

太史晉太史之說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

殺一插楚事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潛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一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

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

謀娶公當周厲王時。提綱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于靖公立。靖公二十二年。

三年。卒于共公立。共公八年。卒于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二十七

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

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潛公維立。潛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一十六年。潛公弟闕

因附東世家後  
故點陳一筆

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歎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因舜禹二後代因列序稷契等篇法與管蔡世家同故點陳一筆。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于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一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

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餘波亦自跌蕩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于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

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陳事接入齊杞事

陳既甚微。杞復更甚。無事作料。故止點序。世次而已。

## 衛康叔世家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

一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冉季附

武王已克

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

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旦

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

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

止爲武庚餘民一句。特附管蔡兩段。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

衛君。居河岐間。故商墟。

周公旦懼康叔齒少。應少

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

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

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一括三誥。以數語簡

康叔之國。旣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對武庚未集

成王長用事。舉康叔

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一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

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廩伯立。廩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一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提綱二十八年周宣王立。一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卽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一集其民。應能和初爲伯次爲侯後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一爲公極有次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只一句簡括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物以類衆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新

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弑君附見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弑君附見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弑君附見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夫。右公子左公子正相應成法。共讒惡太子伋。奪妻讒惡是一節。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一句下乃接入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心惡信讒是一節。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子壽諫行是一節。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卽殺太子。太子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盜旄先行是一節。凡四節逐節序來簡淨明了。不支蔓不及左之古奧而反

覺近人○自愛夫人  
夷姜至此是一篇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

先追一句下乃實序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

再點一句見罪案已定人怨方深

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穎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可令擊翟翟于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又點一句前後俱靈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禎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一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亮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第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

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又補序世系  
一段甚了了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一十六年。晉公子  
重耳過無禮。一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  
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  
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與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  
也。一上總承。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  
于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  
突岡  
蓋元  
所立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  
弑君  
附見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邀立。穆公二年。楚莊王  
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  
楚事  
插序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秦事  
插序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  
節十八年。獻公  
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于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

二子怒。如宿。二節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三節序得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寧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于宿。一十二年寧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寧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寧喜而復入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寧喜。一三年吳廷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左氏異。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一九年吳與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與

弑君六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一附見十一年火。一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

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一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隱有惡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邀謀。句朝句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句懼。句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奔宋。已而之晉。趙氏。一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一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力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弑君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一弑君附見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一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予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左氏稍變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句昏。句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獮從之。伯姬劫悝于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就酒上寫偏有致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句懼。句下句。石乞孟麌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瞶。是爲莊公。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一句倒註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卽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自此有一段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鹵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鹵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

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一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一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穎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世系倒序明甚。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邀立。一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于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一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

一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一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贊語只兩調便住。淵然不盡。

韻世家俱用簡括法固也獨衛世家于簡括之中獨有疎落之致○贊語更有餘於此歎

### 宋微子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之人豈樂于禍亂哉亦坐此故也。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先虛點一句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脩德減陁陁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借祖伊之告接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入微子。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以上乃略改微子下。全出已裁。今誠得治。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後語亦微子遂亡。一之去比干二事故。下迺補出箕子。比干二事以作附傳。箕子者。紂親戚也。箕子附傳紂始爲

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一紂爲淫佚。補一句不止爲玉桮一事也 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白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一頓住。箕子且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比干 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接箕子事下 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完 事微子曰。遙接入 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直接上篇總間序他事此夾序法也 一出一筆而中○以上三仁是一篇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微子以前但歸周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修四手之說。繫頸耳用太鑿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一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微子 一先復位。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又接入箕子事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陘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

斂。鱉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一正一反兩  
初一曰五行。  
對作總序

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

一先序  
總目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層水曰潤下。火曰潤下。

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二層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三層五行  
五事  
一作三層寫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一層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二層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

一三層寫兩段  
五事作  
相配是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

樣文法  
師。一八政止。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一層兩段  
相配是一樣文法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

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總序凡

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母侮鰥寡。而畏高明。庶民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一段凡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一段

庶官母偏

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  
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順。總收一段 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爲天下王。一作議論 皇極獨衍。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一層 平康正直。彊不友剛。  
克內友柔。克沉漸剛。克高明柔。二層句法 克一單兩複。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層 一層寫用疊句。三德作三。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層。卜五占之用。二衍貳。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二層 女則有大  
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龜。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龜。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一層 稽疑作三。層寫  
配是一。底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層 一極  
樣文法。

備凶。一極無凶。下總兩句生二層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層二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

常風若。三層

王眚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母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

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正四層一反

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層五層譬

作五層寫又一樣文法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止

六極只此竟住篇法古峭

六極。於是武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六極只此竟住篇法古峭

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

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完箕子一事○以

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

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一。宋事。微

上序箕子是一篇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潛公共。立。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潛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提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一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提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一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母立。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雖稍直然以簡勝一。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一二年。鄭伐宋。以報。

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一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一住且頓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弑君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間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遙是爲莊公。一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一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一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一湣公七年。齊桓公卽位。插齊事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一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鹵。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鹵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宮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死法奇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又爲萬色歸宋。宋人醢萬。

也。一得奇字用。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一三年，齊桓公始霸。一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一秦穆公卽位。一事三十一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一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一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雨俱下，六鵠退盡。風疾也。一簡快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一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毫，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四禍字四頓，作四層寫妙。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亦只用簡法。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阤，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數語三折，簡勁有致。楚成王已救鄭，鄭

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一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一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一成公元年。晉文公卽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一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一九年。晉文公卒。一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弑君一附見十六年。秦穆公卒。插秦一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一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一七年。楚莊王卽位。插楚一事。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一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一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一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

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一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一事。插楚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一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一用簡。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一。共公九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纁書。兩盟晉楚。一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一。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一。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一附見。弑君。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一。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一附見。弑君。八年。宋火。一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句亂。句建去如鄭。一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一。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一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

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弑君。附見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一插楚。事。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也。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也。曰。可移于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序法更簡淨。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禴。秦禴秦卽元公少子也。補序世次詳。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悼公八年卒。子休公。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旣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首段序三仁處夾插並序具見章法。餘俱以簡淨勝不爲枝蔓可以救煩冗雜亂之病。爲作誌家法。

## 晉世家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兩句先提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一應武王子以夢兆起奇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添兩句佳 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應成王弟姓姬 氏。字子于。自此始點出姓字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一以前曰唐也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宣。白是爲靖侯。靖侯以來年

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一  
總結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

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一  
綱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

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周事插序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

一  
提

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

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

以後寫曲沃

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無亂乎。

一  
事先提一段

籠罩起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

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

一  
文侯十年

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

而秦襄公始立爲諸侯。

綱提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文侯迎立平王此不序

事中蓋誤以文侯爲文公也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分出一曲沃從此始爲

曲沃邑。大

於翼。句翼句晉君都邑也。

明基找一句

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

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

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一  
曲沃之亂先于師服點一

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

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一曲沃欲入晉兩節點明之後以爲曲沃卽并晉矣偏是晉人不從而立君。此其一。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鯀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曲沃夾序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鄰爲君。是爲鄂侯。曲沃欲并從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春秋提綱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曲沃晉周人晉人不從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曲沃事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弑君附見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鹵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曲沃欲并晉晉人不從四。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鹵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曲沃事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縉爲晉侯。齊事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弑君附見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齊事曲沃武公伐晉侯縉。

曲沃欲并晉

周

弑君

晉

弑君

晉

弑君

晉

弑君

晉

弑君

晉

弑君

宋

弑君

插序

晉侯十九年。齊

齊事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前有周王不從。此先放倒周王。

釐王

命曲沃武公爲晉君。

列爲諸

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曲沃并晉凡五節之後方始  
接入前係分流至此始匯

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

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卽位收

武公稱

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

再提武公世  
系收直接桓

又通

東方盡  
束筆先作五節遞入此故作一篇收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

再收  
自桓叔始封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

束筆先作五節遞入此故作一篇收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

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頽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

周事  
一插序

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

女

俱愛幸之。八年士蒼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

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

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蒼曰。且待其亂。

頓住

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

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

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

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

欲說廢太子

事先逗一筆。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一追提一段似作閒文實則照前文遙伏後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三晉士焉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一頓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間接畢萬事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一萬畢事亦作聞事照映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

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頓住左國

甚詳然此紀一代之事勢不得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詳故止。取里克一說其詞正也。

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頓一住。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間接太子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一路寫廢太子已有端倪。乃公意逼之而驪姬反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復颺開非颺開也。反剔一段至後一句合轉事勢

然文勢亦然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恐錯認驪姬好意一故即點明帶轉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齊姜映前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于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即照著自兩欲弑之淋漓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之甚如聞其聲。謂獻

公曰。添四句妙之辭。至此乃謂獻公也。

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

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

殊自失於此。一句卽打入前屬得開此合得重也。

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

食不甘。卽辭之。君且怒之。左曰。姬必有罪。便說煞矣。易且怒。不可。

或謂太子曰。可奔

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此時重耳夷吾來朝。

重耳夷吾恰來朝。接入甚便。

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

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句恐。

驪姬恐二子恐相映成妙。

重耳走蒲。夷

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蕡爲二公子築蒲屈城。

追插一事。弗就夷吾以告公。

公怒士蕡。士蕡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

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接間乃

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衽。重耳遂奔

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一頓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接伐虢事。虞之大夫

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鹵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間接屈城守事屈潰。夷吾欲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一夷吾二十五年晉伐翟。又接入翼以重耳故亦擊晉於翼桑。

晉兵解而去。一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一爲獻公構禍又間點數句

之階亦爲重耳霸業之根驪姬弟生悼子。一句伏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無會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

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死心語者。豈能復生。何以爲之驗。似欺。於是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菑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應前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

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奇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驪姬兆亂正未已也中

竟以亂晉。問先插此句作一束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緊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

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菑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卽重耳不入意也重耳託辭故文呂郤陰謀故實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予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

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四節用四乃一字貫接而下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前用兩句乃字並起此用一亦字側結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答殺君大夫句帶愧色乃言爲此。臣聞命矣。答寡人得立句憤懣不平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找邳鄭一筆明甚。伏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韓原奇事以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奇語結邳鄭使秦。間接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

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一頓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又提明一段頓住二年。周使召公過。

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一。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蓄流行。國家代有救蓄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七字作兩跌句法後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又提明兩句正寫秦之難堪故下接秦大怒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又說一遍前簡靖此鋒鋩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簷。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句敗。句不亦當乎。遂去。更

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一言之善。遂足感動人。如此。 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平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左傳固妙然在此。不得不簡。 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十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女陪故。 後不見。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一。因圍事併完梁事。 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于國。君卽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

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一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一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禡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自伐驪戎至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結完出奔入國事重鋪一一番爲文公出色。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先列諸公後列序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二。年譜獻公十三年。以驪姬讒之。句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句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遙應前乃知序申生母重耳母聞文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年譜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五士頂上不名者申生母重耳母介推及壺叔等也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儻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

四年譜

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

以上就文公年譜將前事重說一遍。非贅也。蓋爲出一格。○以下詳序歷國求入卽伏下報施張本奔狄。一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句犁字歎詞也。嘻。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淨。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年譜

五過衛。二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句饑。句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至齊年譜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年譜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七年譜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

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轉一句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寫閨房事與翟女對照

更緊

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

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過曹。過宋過宋。過鄭過鄭。過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

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過宋。

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于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舅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

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

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

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天開子一。遂以客

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

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刪得簡淨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天所置二且言何以易之。言無以易其答是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至秦八一段只

平序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經過七八節至此乃入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先伏一句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此始收晉年譜八至。晉人多附焉。一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

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

公子。子三天開公

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子推事作兩節寫或傳聞之異詞也

秦兵圍令狐。晉軍於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王

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應晉人多附。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一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應前間

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

知其謀。應遙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社。

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

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

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

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

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

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

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

至此因思待二十五年者。行公子者同歸乎棄置乎。

醉

秦送三千人爲衛。

以備晉亂。一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

頓住

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

至。隱者介子推。觀下四項受賞則文公決不應忘介子推故補一筆爲前人眞謠○隱者則接舟中云云乃自隱也

推亦不言祿祿亦

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天未絕晉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

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

之。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

不復見。與前一意前畧此詳豈前自隱此不求祿而終身不見乎。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

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如歌如謠詞亦奇甚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前應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

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一從

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何以不及介推。豈真以憂王室而忘之。再求故而不得。故曰圓謠也。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晉文公入國後。入王以求霸。是第一事。

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一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救宋以定霸。是第二節。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作三軍。卽插于此。中又插趙衰。變法。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一句變法。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應得土之兆。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予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

衛不卒。不卒作其過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

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負羈應前美女乘軒添出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一楚圍宋。宋復

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于晉。患之。前應

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

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

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天之所開五史

公于重耳之入國用天開者五蓋文公之難歷遍終至于霸豈非天乎故三致意焉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也。暗應焉賈語。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語亦折宕晉侯乃囚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楚得臣怒擊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前應楚師欲去。得臣不

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

去。一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先伏初鄭助楚句楚敗句懼句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一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人。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又點一句正爲一十九年吐氣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一喜一懼相映成致六月晉人復入衛侯。一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一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應前築王宮于踐土則河陽之狩非一時之謀也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前作三軍此作三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于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雙應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晉文公重耳晉獻公

此是子也至一篇子襄公歡立。一 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一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樊枝曰未報先君施于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兵事不可凶服入故以墨染衰也四月敗秦師于殽。函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衰不再作故卽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

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殲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殲戶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一秦殲之敗因有報殲之役晉王官之敗因有報殲之役晉王官之報復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近在于秦也故下秦送之。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此節俱以短語落爲勝。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于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一殺陽處父事不明。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葬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一段

大朝責諸大夫也。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于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一段出朝適趙盾所責盾也。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雙接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犇秦。春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鄆。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一連兵故接寫于此。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十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一是年楚莊王初即位。一插序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弑君附見十四年靈公壯。應抱太子事也。侈句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豚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前數諫厚斂等事也。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此則見死人手而諫宰夫不聽雕牆等事也。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

餓人。追挿入餓人。示昧明也。疊一餓。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內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剔人好。且頓得明。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上。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益加五字。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之。爲縱狗。先縱齧狗名。赦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又勒一句。段頓挫已而靈公縱伏士出。接士未會。逐趙盾。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犇。寫得拉雜奔湊。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句侈。句民不附。壯侈應前。故爲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靈公壯侈至此。篇是一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一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明點得。壬申。朝於武宮。一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一伐鄭。鄭倍晉故也。一三

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一六年伐秦。秦將赤。一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與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一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一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一弑君附見。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楚事一插序。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變書先縠。韓厥。鞶朔佐之。重點三軍。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鹵我將智罇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犇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著一筆以其不肖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一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

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一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一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刪得簡而明尤好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執政。一九年。楚莊王卒。楚事。挿序應楚莊王。強挫晉兵句。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二十二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序得明淨。是刪繁法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左作叔子。是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明淨亦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一。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犇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一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一。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驥。趙括。趙旃。皆爲卿。一。智罇自楚歸。一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一。晉伐鄭。取汜。一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只一句點十

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葬。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使通。約伐楚。一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

不著  
趙朔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一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牽前後作一節寫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

後。復與之邑。

一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

相讓。秦讓不載秦事。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鹵其將成差。一五年三郤讒伯宗

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一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

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

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

敗于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監陽穀。進酒。子反

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一文襲

公之餘威。晉厲公多外嬖姬。句歸。句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晉童。至此猶彊盛。厲公多外嬖姬。句歸。句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晉童。

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接上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

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變。  
書變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子周入周事前不見果使郤至於周。變書又使  
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  
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  
郤騎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  
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變書。  
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  
君一句一辭。公弗聽。謝變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  
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變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  
迎公子周於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變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  
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旬死。十日庚午。智罇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  
立之。是爲悼公。前是迎來此則既至而立之也。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  
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

十四矣。立後補出。悼公曰。大父句父句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

公子周入周事至此乃補

序文章不可捉摸史記豈易讀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祭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一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一簡淨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一二事虛寫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

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狄。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一。冬。秦取我樞。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狄。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一。冬。秦取我樞。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一敗秦。敗齊。晉。欒逞有罪。犇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

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蓄之役也。二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弑君。附見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二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疊虛寫二事爲六卿擅晉之始晉從此衰矣。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虛寫。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逐君附見。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著宗家字見公族之衰。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一定公十一年。魯陽虎犇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提綱。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

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犇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鶩爲平公。弑君附見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六卿并而爲四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犇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世系亦補序欲寫知氏之滅。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一先寫其最彊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晉極弱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

四卿又并

一而爲三

一而爲三

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一氏中行氏相侵相併於此遂畢爲之一歎。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頃立。一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一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一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尙亡介子推。況驕主乎。只將介推事詠歎作致。靈公旣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比其他世家加倍濃郁。蓋有曲沃事驪姬事文公出亡事趙盾事可以出色也。吾愛其中提文公另作起結中藏小文一篇尤爲奇格。○吾讀孫月峯批評每嫌史公此篇刪改左傳佳語不知左傳逐篇立格故易好世家包羅衆事爲難工何也。世家事多故不得不刪煩就簡一也。且事多則左不盡載欲句句學左則不能若一段左傳文法一段史公筆仗則夾挿難看故不得不改削以未免可寫草草也。此言亦未爲設身處地耳。○悼公以後晉旣漸衰。文亦漸衰。蓋

##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一荀子。一高陽生。稱稱生。

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一  
楚之世系自微漸盛。逐節寫來。祝融一盛。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一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  
產焉。事奇

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芊姓。楚  
其後也。一楚之世系自高陽分出稱一枝至重黎又分出吳回

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帶敍完昆吾彭

季連。連實序楚事。季連生附沮。附沮生宀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彝。弗能紀其

世處亦畧。詳處詳畧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

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

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一再盛  
熊繹又點出諸賢以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一爲熊繹助色。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黽。熊黽生熊勝。

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

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彝也。不與中

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熊渠三盛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一後爲熊母康。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熊母康卽長子康應爲後而蚤死。故熊渠卒而立中子紅也。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提綱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一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狗。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一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一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狗立。是爲熊狗。一熊狗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鄭事一插序二十二年。熊狗卒。子熊鄂立。一熊鄂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一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立爲諸侯。提綱一綱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一霄敖六年卒。子熊眩立。是爲盼冒。一盼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晉事一插序盼冒十七年卒。盼冒弟熊通弑盼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一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弑君一附見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鄭事插序二十一一年。鄭侵天子之田。鄭事一插序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弑君一附見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

公弑<sub>君</sub>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一附見

弑<sub>君</sub>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

罪楚曰我蠻彝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

尊吾號

寫得情態俱好

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

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彝皆率服而王不加

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武王熊通四盛

五十一

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一子文王熊

賛立始都郢一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一六年伐蔡鹵

蔡哀侯以歸己而釋之一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

亦始大一二年伐鄧滅之一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爲杜敖一杜敖五年欲殺其

弟熊惲惲犇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一成王惲元年初卽位布德施惠結

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彝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

里成王惲五盛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

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一畧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

初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于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犇楚。楚盡以爲上大夫。一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一應前夔卽熊挚後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誅子玉。一畧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句。紂句。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用短句三調冬十月。商臣以

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太子宮卽商臣爲太子所居之宮也。使爲太師掌國事。一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六蓼阜陶之後。一八年伐陳。一十三年卒。子莊王侶立。一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故作飾色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觀文勢便應罷酒聽政矣。下又作蘇一頓從托。居數月。淫益甚。頓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一歲滅庸。一六年伐宋。獲五百乘。一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喙足以爲九鼎。添折鈎句俊甚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文勢緊鍊。昔成

王定鼎于郕郿。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一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一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句來。句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比左明白甚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于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一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弗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添手旗事助色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匄入盟。子良出質。一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一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畧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一共王十六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郿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句醉。句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一畧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一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貞立。是爲鄭敖。一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先立三句爲爭國張本。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赴鄭是實伍舉問詞而使對不如法故爲更之也。楚臣代鄭設爲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一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啟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八句疊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縉叛之。紂爲黎山之會。東轔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上有八句下復三句應之以成文法。君其慎終。一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狗。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

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句亦靖峻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蔓以處草莽。好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故作一鷗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又作一鷗只兩句更好。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此段意全在後而史記卽此住何也蓋借過之詞也史公自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往初靈王會兵于申。又追敍別事合入上頭緒不亂。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

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哲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一應國人苦役。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三段排句法變。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于是獨傍惶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二折且又無所得食。兩段一長一短變法。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餓弗能起。故作一頓事窮矣。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餓于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完靈王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爲王。一段序靈王事已將楚事丟開故一句緊接所謂聞接也。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接上事詳。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王曰。余不忍從。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兩驚字對右尹請待于郊云云若從之不至是也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是告王比之詞數句作兩節此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此是告子晳之詞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一丙辰棄疾卽位爲王。一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總收恐國人及諸侯畔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一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一虛序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一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內。召五公子齊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句法俱好。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一爲義疾得國事追敍段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

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先出五子比在晉十三年矣。

無字

五子

比失國

棄疾得國

事又

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爲

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又出五無字 楚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

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

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句接一氣而下 宣子

曰。齊垣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垣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又出五無字 照映。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

郤狐先以爲內主。又出五有字 照映。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

國。不亦宜乎。齊桓晉文作兩比對 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兩無字 餘波去晉。晉不送歸。楚不迎。

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一爲子比失國棄疾得國事又 補序一段。神決是一層此

又是一層插聞事作波瀾。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句來句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太子建子是第一節。秦女是第二節。寫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于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子是第二節。是三節。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于王。王稍益疎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無寵疏外。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于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子是四節。又譏太子。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曲引入至是始構曲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犇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先立至不至兩句奢曰。尚之爲人。句廉句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後出必至必不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又單收一句。勁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句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

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三也字一句說伍尚一子其行矣句說伍胥一句總說

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爲子胥出色前應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前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聞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此城郢實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此因城郢追序其初因卑梁爭桑而起也。總是一事索隱誤矣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先點有義後子西曰國法不可更也。應前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如有言立子西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一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自此是一段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

楚于豫章

說雅

一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

平王之墓

說得重寫前城郢則先實後虛此則先虛後實

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

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

辰

吳人入郢

此乃實序吳兵初來以至入郢之事作兩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

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卽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一昭王之出郢也。此時事多故用昭王亡也。昭王之出郢也。提清序去便覺楚楚。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一會吳王弟夫概

又插入一事以會字領入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

一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

前入郢出郢至此收十二年

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餘波北徙都鄴。一十六年。孔子相魯。綱二十年。楚滅頓。滅

胡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于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于神。語助色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句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一作論斷俊永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闔五讓。乃後許爲王。疊句法老也將戰庚寅。昭王卒于軍中。子闔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句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好法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一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亦先立案下解明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

欲伐之。仇註脚。欲伐鄭報。

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士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刲惠王置

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

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三

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

楚滅杞。與秦平。一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

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一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

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一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一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

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

臧立。一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

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爲宣王。一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

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一作照映。三十年秦封衛鞅于商南。侵楚。一

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一威王六年周顯王置文武胙於秦惠王。

秦事插序  
秦楚敵國

秦之盛楚之衰也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

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

論下文意當曰田用也今只說田盼因田盼帶申紀爲避板也○一折

盼子者有功于國而百姓爲之用二嬰子弗善而用申

紀三折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四折

今王逐嬰子

嬰子逐盼子必用

矣五折轉多故勝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勿逐也

十一年威王

卒子懷王熊槐立一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一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一秦事插序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

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

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

先立一峯好是戰國常調

昭陽曰

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

又進層好

一昭陽曰令尹陳軫曰

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句句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層一人曰吾蛇先成

二層

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三層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四層以層疊作致爲之足。是蛇也。前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一句入好譬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一燕韓君初稱王。一燕韓事插序爲先稱王故也。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一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一略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一齊事插序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兩層文致好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闥之廝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于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文法警絕說來可聽懷王大悅。乃置相鑑於張。

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正爲不得商於故先裝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一轉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二轉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三轉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于張儀。四轉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五轉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六轉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一段俱用疊句臣故弔楚王弗聽。一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一頓三月。地不可得。遲處極遲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尙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儀傳作借宋之符。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快處極快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尙可全。一正一反前作六段此只作兩段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一轉楚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七年春。與秦戰丹陽。楚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鹵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

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儀傳作黔中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不如儀傳詳然。儀傳一人故宜詳。楚國事多故應畧也。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尙。靳尙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一轉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而自謝。楚不解。二轉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三轉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句至。句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尙。靳尙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用兩必字文勢益緊。語勢益危。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畔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齊至此。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前秦患楚與齊合。此齊患楚與齊。

亦約畧序  
而實意盡

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作臨去餘波

齊至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秦合迭相照映。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只一句。今秦惠王死。武王立。

于尊名也

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

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所謂不察

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

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此所謂尊名也

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

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前誘以名

且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兵鎚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又將

張儀近事一激文法矯健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一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

秦。或曰聽齊昭唯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

於諸侯。一層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二層秦破

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

三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

楚也。四層韓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五層齊

之所信于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六層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七層層發議山疊波委。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一倍齊事只暗序閒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于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貽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辭命

直質而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作兩調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

兩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作亦

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昭子結完秦因留楚王。

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

復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

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好句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

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畱太子。

以求楚之淮北。一層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二層或曰。不

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

然則東國必可得矣。三層以三節作三層逐層深入。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

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頓一住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

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接上重起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

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句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自昭王遺書至此是一篇。六年，秦使白起伐韓于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遣詞奇橫。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齊秦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駢鴈羅鸞，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問弋事一句，揭過。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進一層法。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兩句冒下實接弋戰國事。道德，故秦魏燕趙者，駢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鄭邳者，羅鸞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奇語。王何不以聖人

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更奇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其獲非特鳬雁之實也。一段論冒總序下乃分序射列國事。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

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一段繳還魏韓

郊文法雄奇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又宕一句則出寶弓。繖新繳。射鶴鳥於東海。插弋事還蓋長城以爲防。

朝射東莒。夕發湧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于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

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上諸侯

一句法變此段繳還齊趙燕其魯鄒費邳暗帶于泗上十二諸侯內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

而無功。擊趙顧病。顧字索隱作反字解是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

有也。王出寶弓。繪新繳。插弋事涉酈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

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

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翼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一鳥一段。繳還秦。秦爲大。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一篇文字只作數語收。雖魯稿之末然。勁勢未已。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一空結撰作文字耳。然雄奇絕世。可爲擊節。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一句卽振轉勢捷。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二疊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頓住。只此。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一折。兩語。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句奇峭想當時成語。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索隱。周爲天下之所尊。故二十倍于晉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一層。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于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二層。夫

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三層下即正轉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無字應作然。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句振轉九臣請讐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又下一譬文列楚之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主。對周裂地四句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收得乾淨勁捷此段俱以明快勝於是楚計輟不行。一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

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一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一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一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一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一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一秦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一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一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一九年秦滅韓。一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一是歲秦鹵趙王遷。一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一秦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一三年秦滅魏。秦事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一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鹵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以上只作序事點完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單提靈王作咏歎而未借棄疾一點雋永之極

諸世家止序周一代之事或不及周一代之事趙魏等是也。越始于禹而楚則始于高辛益遠矣。數尺之書欲載二千年之事不用簡法然一用簡法未免太羹玄酒不成文章故前後只略序點完而于靈王以後襄王以前數段出色正是善用巧者也。○前序世系絕古峭有法可爲譜牒之例。

### 越王句踐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越以前不通中  
國無事可序也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一簡淨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母忘越。一頓住且接越事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三句排下卽以奇峭語接

之不許而身與之市。排三句下亦以奇峭語接不說明更好

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一篇大詞命只兩語明透之極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一篇大詞命只兩語明透之極

寶器觸戰以死是反踢法也

欲作行成先作一

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

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

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因上勢又作一觸

又作

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

吳王將許之一頓寫行成事

又作

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

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一數折方結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

寫行成事

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爲福乎一罷兵後不直接嘗膽事倒插會稽一段結上章法之妙

吳既赦越接

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

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一爲報吳一段

史記論文 越王句踐世家

張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先提種蠡者。非衡量種兵故蠡也。此時正需鎮撫。故

種留尙不用。甲。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接間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設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鶩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伐吳事。刻刻陰謀節節頓住情。此事文法如此。此第一頓。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勿聽。第二頓。遂伐齊。敗之艾陵。鹵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寫子胥自殺。一亦先作一。屬越。

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第三頓。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讒人之言如許。

曲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  
讒之王。王始不從。殺子胥又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兩腿之後忽爾逼入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爾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五我字三若字歷落緊峭。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又跌出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又跌出一波愈緩及此。又以簡峭取勢風雲千變之妙。於是吳任嚭政。第五頓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第六頓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敎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第六頓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凡伐吳事作六頓至此撇入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

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行成詞越質吳婉各自成妙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卽用伍胥舊語一折明透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二折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三折明透之極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并帶收吳事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一極寫越之盛爲會稽吐氣一虛一盈天之道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書詞奇矯爲人用熟不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

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奇字子爲我從先王試之。語奇矯刻入種遂自殺。一篇是句踐卒子王鼫與立。一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一王不壽卒子王翁立。一土翁卒子王翳立。一王翳卒子王之侯立。一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一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兩句正文下即疾轉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二轉晉即韓魏也韓魏固不攻楚。三轉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四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五轉所重於得晉者何也。如風又是一種筆法反掉一句結轉折快利。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答覆將軍殺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剡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疊句一氣瀉下勢如建瓴。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一轉今王知晉之。

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日論也。二轉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三轉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口舌快利如風。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一轉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二轉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霸。復讐。三轉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四轉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一句收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一事越

完○王無疆  
至此是一篇范蠡事。越王句踐。范蠡附傳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越事已詳入范傳。只作現成說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

處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書詞亦詳婉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字只六妙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一伯越事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應前是范蠡一生學問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一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一自稱陶朱公作兩層寫天下稱陶朱公一朱公居陶生少子爲後棄財之故先點明一句伏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明不說告其少子往視之因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即不死市之故乃另起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牛車偏于細且遺其少子一住下乃與莊生云云也

遣。乃遺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爲不得已。遺長男之故爾。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了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了更不。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先伏一句。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愈不了了三段俱作不了語。先一爲後文伏脈。有欲行又止之妙。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始點明。又伏住庄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庄生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就事論事。莊生反覆小人耳。然或奇士也。故史公內爲周旋。一筆路疑團寫得體深。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了了。亦不。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忽然。乃明封庫之故。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

生無所爲也。短長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欲得金莊生知其欲得金入室取金兩人情事默會。○獨自歡幸爲重棄金之故。亦不說出。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一爲固然者妙。若以竟字奇。至其母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盡哀獨笑。相映成致。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轉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殺弟之故先說大槩不<sub>證明頓住</sub>是少與我居。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殺弟之故尚不說明且列其事再頓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兩頓之後一句

卽明一路疑團至此始豁

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又找一句以信其必然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所重在成名不重在致財故又此點明

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與上自稱

朱公天下稱陶  
朱公兩句相應陶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戰國諸公喜談吳越間事故。左國而外與吳越春秋絕書闡發已盡。卽史公吳世家及伍子胥傳亦旣詳悉矣。故越世家另換一種簡峭轉折筆仗收束刪削畧存大意更爲明淨輕妙。○王無疆一段純是策士之言。以轉折勝如陂塘千頃清而不佻。○范蠡畧其大事反以少子殺人一段作致節節頓住語語不明益見其妙。了後乃一鴻即

##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一封三十  
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中另  
是一種法爲司徒一歲。室之亂非桓公之罪也。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  
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一  
頓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虢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

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正意已完下。又生出兩峯。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句興句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兩段一簡妙一煩。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繫之後也。伯繫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又泛論一段。天下後世事如指諸掌。文亦緊鍊。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一。國之二字奇。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一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一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一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郿。郿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穎。誓言曰。不至黃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此段固不如左佳。然刪繁爲簡。正見煅煉之妙。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宋事一。插序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句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一。三人卽伏下案。何等便。使祭仲爲公。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娶鄧女也。

氏女生厲公突。

倒插法

雍氏有寵于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句立。句是爲厲公。一厲公四年。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

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

奈祭仲何。添一句詳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一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

六月乙亥。復入鄭。卽位。一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

出。奔伐鄭。弗克而去。一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一應完宋事昭公二

年。自昭公爲太子時。倒插法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

彌爲卿。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

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一子亹元年七月

齊襄公會諸侯于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亦用倒插法

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

強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  
又插一  
句調好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一。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一。  
齊事  
附見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一。  
弑君  
附見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刦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  
倒插法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  
就勢一掉文致極佳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一。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穎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穎爲王。一。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穎。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一。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穎。而入惠王于周。一。秋。厲公卒。子文公建立。一。厲公初立。四

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厲公總序。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齊事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

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有先序近事倒前事者以上數段是也有先序前事後照映者此與下無禮文公是也一處一樣

法情以是爲爾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

曰余爲伯儻句余句爾祖也。

法情句倒句

文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

使卽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句立句是爲文公

一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噣請滑鄭文公怨惠王

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追序前事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噣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王子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

文公過時之無禮也。——應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漑溉左傳作瑕是

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一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前應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一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接間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前應晉兵乃罷去。一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畧初。往倒插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

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繪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法  
弑君附見往年之變法二十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

敗秦兵於澮。一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弑君附見往年之變法二十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

與宋華元伐鄭。臣事上商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駟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畧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一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一

靈公元年春楚獻寵于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寵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刪得簡直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一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又註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一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與上文同相配作文法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一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一公案完弒靈七年鄭與晉盟。鄢陵。一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黃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而後舍。與楚世家畧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

舍之。何如。添一句詳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于河上。二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二十二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解揚傳。莊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趨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又借此。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解揚事不入晉楚世家。反因鄭一執附序于此章法奇變。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立。悼公元年。鄭公惡鄭于楚。悼公使弟睭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睭。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睭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睭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一是歲。悼公卒。

立其弟睔。是爲成公。一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一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纁書伐鄭。一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一十年，背晉，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一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于洧上。鄭城守。晉亦去。一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一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一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一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一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一明註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一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一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一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

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一序略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崇。」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兩對商略晉詳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棄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蕡，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一實沈臺駘作兩段序用閼伯允於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崇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

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一畧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一序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一子產雖已入循吏傳於此，再出色一番，若論若贊妙。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于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一宋事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一附見弑君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一楚事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

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一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一共公三年。晉滅知伯。晉事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一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一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一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一二十年。韓趙魏立爲諸侯。提綱一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一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一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一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肯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因此贊以跌宕勝。因甫瑕以及里克

鄭爲小國。間于晉楚之間。故事務繁。多俱用簡法。畧點如盆花。几石妍媚可觀。另是一種手眼。

## 趙世家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下卽分先提一句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

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

分二支。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一支是

趙一

東主一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

於周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驛驛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

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一束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詳世系

又詳

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

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

始建趙氏於晉國。

二束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

一又

總一筆承上起

下乃入

趙事序法

詳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

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

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

插魯事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

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

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

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

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序。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衰從重耳事畧序簡核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迺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專國政。提一句爲下宮張本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趙盾事亦畧序以有晉世家在也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先提一句。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又提一句。下乃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入。事穿插明白。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附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

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捲入一段屠岸賈者。間始有寵於靈公及  
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寫出私意。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一轉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二轉而今妄誅妄誅爲之亂臣。三轉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不請伏下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開接章法之妙。有遺腹走公宮匿。頓住下。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分厚薄伏下。一客一友人已。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又頓住下。入索兒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又頓住下。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應上胡不死。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一椿大事說。請先死。頓住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

貞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一反跌語氣如生

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又作一反跌。諸將不許。

精神逼現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大喜。然趙氏真孤乃反。一段入妙。數語一托。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中衍形事。於此補出。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一謀匿。謀立對照。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一段止說趙孤。自此始出名字。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前應非然。孰敢作難。折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

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事奇筆寫出妙得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又借程嬰作餘波奇險華燦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以上下宮之難是一篇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一爲趙氏有國張本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一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兩段爲趙氏有國張本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一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

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五束晉室益弱，正爲趙氏之地。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句出句入。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織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句間句必有言也。先借秦事作證，如小說攤頭妙甚。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

扁鵲田四萬畝。

實序中一段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

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譖句吾有所見子句嘶也句蓋曰吾有一

明晰也然記不起是遇夢中人語妙

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

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

反問妙是夢中人語

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

死

反從夢中人說妙盡情事

當道者曰是句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

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前是夢中人說此從簡子說錯綜之妙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

法變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

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

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

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簡子書藏之府

作三段凡

序一段借秦事證一段夢中事一段問夢中人事始句句解明章法妙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

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

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

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

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一節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最賢。虛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句求。句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恤爲太子。此又借姑布子卿借藏符事作兒賜翟犬餘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邯鄲范中行地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范中行事有數節殺午是一節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邯鄲反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荀范作亂是三節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圍晉陽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是五節荀蹠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逐是六節十一月。荀蹠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伐范中行是七丁未。二子奔朝歌。二子奔是八節。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

趙鞅入盟  
是九節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

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

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殺董安子是十節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無數事縮作數百言頭緒秩然趙簡子有臣

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一束六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

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完即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一氏漸大七束趙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一定公三十七

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一越事是歲越王勾踐滅吳一插序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

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爲能忍詢。然亦恤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由憤而怨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句行斟。句陰令宰人各以科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應上常山寶符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一又點明應上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接上明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句後句。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恤。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日。

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囁。鬢麋鬚頓。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文筆奇幻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晉陽只略寫反借神書寫出色因韓魏二傳詳故別作機杼也。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體。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一束八趙氏益強。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卽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功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九束自初起至立一侯凡九段。收束烈侯好晉。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

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頓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句未有可者。二頓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頓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四頓忙中又板不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兩明日相對作姿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魏事插序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三年。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郢。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中山事插序。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一秦事插序。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繅與太子肅侯爭立。繅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鹵其將公子卬。秦事插序。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秦事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魏

序插

句

勝

佳

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黃不

克築長城。

十八年齊魏伐我

我決河水灌之兵

去二十二年

張儀相秦

趙疵與秦戰敗

秦殺疵河西

取我蘭離石

三十三年韓舉與

齊魏戰死於桑丘

二十四年肅侯卒

秦楚燕齊魏出銳師

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

立以上俱散序至武靈

王後又復生色矣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

子倉來朝信宮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

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

未能聽政及聽政作

兩節對先問先王貴臣肥義

加其秩

加秩肥義是一事

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

致禮三老是一事

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

爲惠后先伏

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年

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淨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

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

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識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鹵將

軍趙莊楚惠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

秦事插序王遊大陵他日

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歌詩異

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

若宋玉賦中語

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

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于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先是虛寫一篇文字作事文情悠宕之妙。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茌。而功未遂。一段自度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一段人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一句卽入便住。樓緩曰。善。議說第一遍語意簡陁點首會意是親臣密謀語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一轉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二轉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三轉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

起處王北畧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又虛寫一段不便出胡服

引是一篇文字作事文情悠宕之妙。

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卽與樓緩之言而加詳焉○胡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一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二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三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卽樓緩之對亦加詳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即點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胡服之議說第三遍語於是遂胡服矣。以上兩反兩復至此一頓若決意胡服無他議矣孰知又有公子成一節哉文情之妙○肥義是第二節使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後轉先點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二轉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卽上意而詰○三轉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四轉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五轉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胡服之議說第四遍悠揚和緩令人易入是對至親之語公子成

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彝之所義行也。一直滾下句法如風雨之集又一種筆法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一。中又變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一轉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郤冠秫紩。大吳之國也。二轉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三轉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四轉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五轉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住而復起一段論理○六轉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客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

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七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八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九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一段論勢○胡服之議說第五遍始淋漓明暢。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辜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公子成之後又一頓以爲無遺議矣孰知又有趙文等一段哉文章樂事○公子成是三節趙文趙造周招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省。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先立四句柱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轉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二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四且服

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五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六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七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八

胡服之議說第六遍義  
嚴而正詞峭而勁是對

羣臣語一遍是種語氣一種文法

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

林胡王獻馬。復寫略應前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此是胡服之効○自大朝信宮至此是一篇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詔爲右軍。許均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詔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以上戰勝攻取點應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王惠后吳娃子也。前點應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

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寫主父每多氣色俱用此等句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

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

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住一筆矯健

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

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酣五日。又暢寫一筆胡服

矣。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事正頓

住筆妙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公子章論田不禮之

爲人也。忍殺而驕。田不禮兩對法各變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只此住夫小

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易林佳句○以吾觀

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一段泛說

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一段泛說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又一段

入母爲怨府。母爲禍梯。終以泛說佳句竟住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

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應前俱以銘語作態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

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諱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句法精綻下轉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兩也字句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又找一明暢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奇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一暗帶作餘波。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兩對句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又兩對句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句無故句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頓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憄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中插序事佳使俗手爲之便移在前反將李兌肥義兩節放此下矣。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

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前事倒插入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人中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又補一句是人餓死空宮無人傳訃久而後知之也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父事結圍主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一層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二層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三層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中作論贊一段法變○一封長子章至此是一篇自主父屢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三書。曰。臣聞古

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治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

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至分九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輶謝秦不擊齊。一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不取取兩應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

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燕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

插序

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

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

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者。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

明謂

好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句

入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句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一層文法

層層剝入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

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句乃彊步日三四里。句少益嗜食。句和於身也。兩節閒語楚楚

有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閒中略頓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

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墳溝壑而託之。三層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

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四層

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五層

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好調兩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六層。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七層。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點明截住兩句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一又借子義作餘波○自趙王新立至此是一篇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繫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又是一個異夢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繫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

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

詞命

王大喜。召平陽君豹

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只一句頓住

王曰。人懷

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

句

地中絕。

句

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

黨之地也。

轉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秦服其勞。

而趙受其利。

雖彊

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

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

轉

且夫秦以

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

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

王曰。

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

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

趙豹出。

卸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

王曰。善。

趙豹一反平原一正

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

曰。敝國使者臣勝。

此一句通名下乃致詞非疊句也

敝國君使勝致命。

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

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

詞命佳

馮亭垂涕。

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

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

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阦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點明收應還趙豹○以上自王夢至此一篇以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燔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一正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一反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再跌對曰不可三不可呼應作致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竟其詞寫怒語妙又只一可字結不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鹵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

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策士常語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暖將攻燕。禽其將劇卒。四年。龐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聲。秦爲

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諺亦奇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旣鹵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趙世家一篇俱寫趙事，其中文法段段奇勝，讀之不覺其長。○王遷出處不寫傳中，反於贊中點出。○前有簡子一夢，後又有武靈王一夢，孝成王一夢，通篇以夢相照耀，咄咄怪事，何其多也。